

# 世界性大战

空... 战... 战... 战...

广东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袭击库克斯.....	1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航空部队与海上部队联合作战发生在袭击库克斯的战斗中。英国皇家飞行部队的飞机几乎都被击中,但却没有一个飞行员被击中,这里面透着神秘……	
血的四月.....	4
1917年四月,英国飞行团与德机发生一次奇怪的单打独斗的飞机肉搏战。加拿大传奇式英雄毕晓普却在从英国飞行学校返回前线途中,乱打乱有理,竟然打落德机22架……	
日寇“王牌”的殒落.....	8
抗日战争开始,盛气凌人的日寇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挑战书,不甘示弱的我空军英勇应战……日军的加藤部队企图以战绩、光荣永垂史册,却让自己的狂妄、虚荣、梦想“永垂史册”!	
克里特岛之战.....	12
守卫克里特岛的英军象打飞鸟一般消灭了德军伞兵一万四千人。希特勒气及败坏地耸动他的卫生胡子,嚎叫“伞兵时代结束了”。	
基辅空降.....	18
一个阴沉的午后,德军向第聂伯河挺进,浩浩荡荡的队伍掀起滚滚沙尘,绵延25里,突然,灰暗的天空中出现苏联伞兵……	
飞向诺曼底.....	22
在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5000艘舰船乘风破浪冲向法国海岸,与此同时,英美空降部队如天兵天将在诺曼底滩头突兀而至,撕开了空战史上最为惨烈的空中“霸王作战帷幕”。	
大不列颠之战.....	29
1940年8月1日,西特勒发布命令:摧毁英国皇家空军。于是,几千驾德机对英国本土狂轰滥炸,英国处于风雨飘扬之中,大不列颠怎么办?丘吉尔很悲哀地把希望寄托在一小部分人身上……	
虎!虎!虎!.....	35
日军飞行大队总指挥官渊田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南云长官心急如焚地等待奔袭成功的消息。渊田的电报终于发来了:“虎!虎!虎!”奇袭珍珠港成功了,南云长官却奇怪地下令:撤退……	
东京上空30秒.....	44
航空母舰上,飞机颤巍巍地向前滑行,突然海浪打来劳森竟不知道自己的飞机有没有起飞……东京上空,四枚炸弹突然降临,东京一片火海!美国远程轰炸日本的战斗出现凝滞的30秒钟。	
击落山本.....	49
生活在布干维尔岛荒山野林中的土人万分惊奇地望着一只只奇异的“神鸟”竟会尖啸着口喷火舌,而后一只“神鸟”浓烟滚滚之后,竟又甩出11具焦炭一般的尸体……	
王海大队.....	57
年轻的中国空军王海大队,首次参战,见到美机就把炮弹打光,显得十分稚嫩。然而不久,他们的12架飞机却与44架美机,从万米高空打到千米低空、从清川江打到大同江,获得击落敌机3架,击伤敌机3架的辉煌战绩。	
烈日幻影.....	62
1967年6月5日8时45分,埃及无线电通讯中的所有频道突然喊声一片:“我们遭到攻击!”原来以色列空军向埃及所有空军部队开始“大屠杀”行动。24小时彻底摧毁埃及空军,六天内彻底打垮埃及8万军队。	

**中东叙以大空战** ..... 65

以色列 96 架飞机与叙利亚 62 架飞机展开一场中东最大规模的空中绞杀……美国记者仓遑而逃，而黎巴嫩的孩子和老人却站在田间悠闲地仰望着……

**大漠雄鹫** ..... 69

海湾战争众所周知，但战争中的“地狱中心”却鲜为人知；“飞毛腿”导弹击不中目标的原因鲜为人知；而外国记者们焦急等待伊拉克的毁灭、灾难以帮助他们名扬四海……更鲜为人知。

# 袭击库克斯

## 萨姆森联队

英国皇家飞行部队主要由两支飞行队组成：一个是陆军飞行队，它主要和陆军的需要有关；另一个是海军飞行队。两支飞行队互相依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然而，海军认为，海军飞行员的职能与陆军飞行员相比，在训练和装备上区别很大，只能由海军管。陆军只需要一个适当平坦的机场，有机库和其他必要设施就足以满足飞行的需要了。而海军必须研制水上飞机，探索水上飞机的使用方法，解决飞机在舰上的起降问题。

1914年9月，皇家海军航空兵第一联队由萨姆森中校指挥，正准备掩护英军从法国撤退。这种可能发生的事简直成了惯例：英国参加的大多数战争，开始总是遭到严重挫折，然后转危为安，最后取得胜利。1914年9月的形势也是如此，德军的进攻受阻，西线稳定下来。

这时，萨姆森联队集结了约10架各式飞机，从奥斯坦德撤回敦刻尔克。

在撤退之前，萨姆森联队的4架飞机，于1914年9月22日首次空袭德国。但是这次空袭并不成功，因浓雾所阻，只有科利特驾驶的飞机发现了目标——设在杜塞乐多夫的齐伯林飞艇库。不幸的是，由于投弹高度过低，他投的两颗9公斤小炸弹没有爆炸。

10月，即撤到敦刻尔克以后，决定对杜塞乐多夫的齐伯林飞艇再进行一次攻击，同时轰炸科隆的飞艇基地。这次袭击拟于10月8日进行，由皇家海军航空兵仅有的3架索普威思泰伯乐德式飞机中的两架执行这一任务。泰伯乐德式飞机是当时顶呱呱的飞机，属于最“现代”的飞机：转缸式发动机有流线形整流罩，有完整的蒙皮结构。这种小型双翼机是哈里·霍克设计的，翼展只有7.77米，1913年11月首次在亨登做飞行表演时，以每小时145公里的最大速度和每分钟366米的爬升率而轰动一时。其原型机是双座水上飞机，速度快，曾在战争爆发前在摩纳哥举行的航空博

览会飞行比赛中，由霍华德·皮克斯顿驾驶，战胜了施奈德·特罗菲式飞机。

1914年10月，皇家海军航空兵已有3架泰伯乐德式飞机，其中167号和168号两架飞机属于皇家海军航空兵第一联队，准备去轰炸德国飞艇库。由于目标距离较远，没有把敦刻尔克作为出发基地，两架飞机于10月8日飞到安特卫普郊外的威尔里克机场。然而，不幸的是，那里的机场已在德国炮火控制之下。泰伯乐德式飞机的两位飞行员（斯潘塞·格雷少校和马里克斯中尉）在加油之后驾驶飞机从弹坑累累的机场起飞。斯潘塞·格雷飞往200公里以外的科隆，马里克斯飞往距离相仿的杜塞乐多夫。斯潘塞·格雷运气不佳，地面笼罩着一层薄雾，遮盖了飞艇库，使他这次较早的空袭再次化为泡影，但他看到了一处很大的火车站，只好作为唯一的目标进行轰炸。

从这里向北40公里，马里克斯发现的情况是很理想的。他没费力就发现了一座庞大的飞艇库，随即俯冲到180米高度，投下携带的两颗9公斤炸弹。他投弹时，飞机遭到地面重机枪的射击。当他的泰伯乐德式飞机开足马力爬高时，马里克斯回头看到从飞艇库里喷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直径足有150米。他的两颗小炸弹击中了艇库，在艇库内爆炸，库内有一架新造的“Z—9”号齐伯林式飞艇，2.832万立方米的氢气立即被点燃，这架飞艇和艇库当即化为乌有。“Z—9”号是英国飞机消灭的第一架德国齐伯林式飞艇。

马里克斯驾机爬高，离开大火熊熊的目标。当他操纵飞机转弯时，发现方向舵的脚踏杆被机枪子弹打断了，操纵索失灵，他的高兴心情一下子凉了半截。当时的泰伯乐德式飞机只能用使机翼扭曲的办法控制飞机转弯，而不是使用现代的可动副翼，而这种副翼比前者有效得多，能够很容易地控制飞机转弯。马里克斯发现，汽油就要烧光，而他的飞机还没有脱离德国腹地。他飞得很慢，使机翼最大限度地扭曲，调头向安特卫普返航。这时正好是顺风，他抖起精神，在没有灯光和耗尽最后一滴油的情况下，使索普威思式飞机安全降落在安特卫普北面铁路线附近的一个机场上。

马里克斯和斯潘塞·格雷(他直接飞回威尔里克)都荣获优异服役勋章。

摧毁“Z—9”号齐伯林式飞艇，是英国第一次成功地轰炸德国本土。德国齐伯林式飞艇为所欲为，象影子一样尾随英国舰队，形影不离，而象老牛爬行一样笨重的英国水上飞机对它们又无可奈何。总之，齐伯林式飞艇对皇家海军的威胁有增无减，因此，摧毁“Z—9”号齐伯林式飞艇一事使皇家海军感到特别宽心。

## 七机空袭

成功地对杜塞尔多夫进行的袭击，虽然是由皇家海军航空兵实施的，却是使用陆上飞机，是从陆地机场起飞的。当时，皇家海军航空兵的活动，只限于水上飞机侦察巡逻。当时水上飞机的续航力也小，作战距离受到限制，要使水上飞机能到更远的地方作战，必需有航空母舰才行。皇家海军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是只能搭载3架水上飞机的“竞技神”号，但是这艘航空母舰在英吉利海峡已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继“竞技神”号之后服役的“皇家方舟”号，它当初建造时是一艘运煤船，1913年由海军部买下来，当时还未竣工。随后，对它的动力部分进行了重新设计，把烟囱和舰桥移向舰尾，腾出一块40米长的地方作为起飞甲板。不幸的是，1915年服役时，它的最大航速只有10节，不能满足当时服役的比较重的飞机直接从甲板上起飞的要求，只好作为水上飞机供应舰使用，用吊车把所载的水上飞机吊放到水面，或从水面吊到舰上。

1914年8月，海军部把在英吉利海峡营运的3艘航速较快的渡轮“恩加丹”号、“里维埃拉”号和“女皇”号改装成水上飞机母舰。每艘水上飞机母舰可搭载3架水上飞机，虽然搭机不多，但航速较快，达21节，足以随同舰队作战。1914年11月，皇家海军决定用这3艘水上飞机母舰从海上对库克斯港以南的诺德霍茨德国齐伯林式飞艇基地发动一次空袭。这将是破天荒的真正海军航空兵作战，飞机将在海上从水上飞机母舰上起飞，攻击远远超出任何陆基飞机作战半径的遥远目标。

为实施库克斯港战斗，制订了周密而详细的计划。这次作战有两大目的：第一，消灭齐伯林式飞艇及其基地；第二，至少消灭一部分停泊在威廉港内的德国舰队，诱其出港作战。这次水上飞机攻击定于1914年圣诞节这天进行。

由“恩加丹”号、“女皇”号和“里维埃拉”号组成的

• 2 •

攻击部队，在两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护航下，于12月24日17时从哈里奇出发。10艘潜艇也在海上掩护水面舰艇，同时，水上飞机一旦在海上迫降，潜艇将作为救生艇执行救生任务。

这支特遣部队在夜幕掩护下，到凌晨4点半，安全通过北海。英国“林仙”号巡洋舰经过一些拖网渔船时，发现其中有一艘拍发了无线电信号。半小时后，这艘巡洋舰的无线电室截获了发自赫尔果兰岛的功率很强的电讯。这条电讯的开头是德国海军的“紧急”一词，但没有敌舰出现。6点，水上飞机母舰驶达弗里西亚群岛旺格奥格以北10海里的预定起飞位置：北纬54度27分，东经8度。黎明前寒气逼人，但海面风平浪静，夜空清澈无瑕，能见度真可说是无限的。

舰队停了下来，做好起飞前准备的飞行员，开始听取最后命令，检查随身携带的应急备品：一支左轮手枪和六袋子弹、一支维里信号枪和六发信号弹、一条救生带、两只手电筒、几盒火柴、一把小刀、急救包、供48小时用的口粮、地图和航行图。此外，每个飞行员还携带一套工具，包括导火索、备用火花塞和一把铜冲头。显然，海军部的幕僚们对这次空袭是极为认真的。

除了攻击主要目标库克斯港的齐伯林式飞艇外，飞行员还要提供其他一些特殊目标的情况：易北河一号灯船的位置，希林航道船只的锚泊位置，威廉港内的军舰数量和舰级，栅栏障碍情况，水雷场航道布标情况，以及英国舰只能够攻击的德国海军各锚地的目标，等等。

天一亮，飞行员和观察员于7点钟登上水上飞机。这个小舰队的先头舰“恩加丹”号发出“发动发动机”的信号，在阴冷的圣诞节的黎明时刻，在灰白色的晨曦中，那些运气不佳的机械员开始发动冰冷的发动机。他们站在狭窄的浮体上，尽量使自己站稳，吃力地转动沉重的木质螺旋桨，海浪不时地打在他们的身上。发动机很难起动，有两架飞机一直停在冰冷的海上发动不起来。不过，在15分钟内，9架水上飞机有7架开始转向逆风，起飞滑行。风速不大，海面平静，飞机要在起飞前滑行很长一段距离。两架飞机(122号和812号)始终没能起动，只好被吊回舰上。

7点30分，机翼标有大红圈和英国机徽的7架飞机升空，飞向64公里外的库克斯港。7点35分，水上飞机的隆隆响声刚刚消失，从赫耳果兰岛飞来一架齐伯林式飞艇“L—6”号，向“女皇”号投了几颗炸弹，但均未命中。英国“大胆”驱逐舰用152毫米炮还击，有几发炮弹在“L—6”号附近爆炸，把它赶走了。接着又

发现一架敌水上飞机，但它向陆地飞去，转瞬即逝。

英国飞行员坐在敞开式座舱里，自然是很冷的。因为低辛燃料没有完全汽化，也可能因为汽化器结冰，发动机工作不正常，喘着粗气。所有的飞机发动机的功率都下降了，速度也慢下来，最快的折叠飞机的最大时速只有126公里，发动机转速下降，飞行员很难保持高度。

虽然海上能见度较好，但飞机飞到东弗里西亚群岛上空时，下面雾气茫茫。飞机只好一再降低飞行高度，直到飞行员和观察员仅仅能看到模糊的沙丘轮廓和几米下面的被水淹没的土地。雾越来越浓，接近目标区时，飞行员不得不失望地在雾层上面飞行，浓雾把地面完全遮住了。7架攻击机，尽管数量不少，但没有一架看见诺德霍茨的齐伯林式飞艇库。

水上飞机于是转向西南，寻找次要目标。它们飞到威廉港，发现港内一空如洗，但海军基地内锚泊的军舰历历在目，能识别出每一艘军舰。面对猛烈高射炮火，水上飞机把几颗炸弹投向一艘巡洋舰和一个水上飞机基地。地面炮火很准，大多数水上飞机都被击中，但没有一个飞行员受伤，这简直不可思议。希林航道上有很多舰只。基尔纳上尉和埃德蒙兹中尉报告，敌舰在升火待发，还发现有7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两艘在航行）和许多驱逐舰。埃德蒙兹俯冲轰炸了一艘巡洋舰。当这些攻击机投下炸弹，向另一个有油水的地点（博尔库姆）飞去时，德国炮火又连连击中目标，4架水上飞机油箱漏油，或者发动机被打坏，不得不在海上迫降。9点30分，罗斯上尉驾驶119号飞机在“骗子”号驱逐舰旁迫降。他上了舰，飞机由“骗子”号拖带着。罗斯报告说，他在旺格奥格岛附近轰炸了一艘德国潜艇。

## 失败与新设想

“E—11”号潜艇进行的援救工作，确实使人瞠目结舌。艇长史密斯海军少校，在潜望镜深度上看到了米利中尉肖特式折叠翼机在水面降落，下令上浮水面。“E—11”号潜艇涂有参加这次作战作为识别记号的宽红白色方格标志……米利很走运。他的飞机距离小舰队13海里的时候，汽油就烧光了。他没有想到他迫降时潜艇就在身边。“E—11”号把折叠机的乘员载上，并开始拖带这架水上飞机。不久，在10点钟，另外两架肖特式飞机814号和815号看到了“E—11”号潜艇，在它旁边降落，飞行员们打信号给潜艇舰桥，

表示他们也耗尽了燃料。就在这个时候，另外1艘潜艇朝着“E—11”号这边驶来；与此同时，齐伯林式飞艇也出现了，它不断用重机枪扫射“E—11”号潜艇和水上飞机，企图轰炸“E—11”号。由于受到天上和水下的双重威胁，“E—11”号艇长只好丢开折叠翼机和在旁边漂流的肖特815号飞机。另1架水上飞机814号被齐伯林式飞艇击中，正在下沉，它的两名乘员游向“E—11”号，希望潜艇在水面上停留时间长些，以便他们能够爬上去。幸亏齐伯林式飞艇这时飞开了，这大概是因为它遭到了“E—11”号的射击，但它并没有飞走，在潜艇的甲板完全潜入水中之前一直在伺机攻击。史密斯海军少校想到，他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另外1艘潜艇的鱼雷攻击，所以，当最后一名飞行员被拖上艇后，他便立刻下令速潜。潜艇刚下潜12米，那架齐伯林式飞艇投的炸弹正好在头顶上爆炸了。

在潜艇进行戏剧性的援救工作的时候，“里维埃拉”号收回了另外两架水上飞机136号和311号，7架攻击机中只有这两架飞机归队。由基尔纳上尉驾驶的136号飞机是从“里维埃拉”号上起飞的，观察员是厄斯金·奇尔德斯海军中尉。

“里维埃拉”号上的另一架飞机是135号，由休利特上尉驾驶，现在只有这架飞机情况不明。它最后被另一架飞机看到时是在站在果兰岛以西8海里处。后来知道，休利特的飞机发动机的油管被炮火击中，发动机失灵，飞机在荷兰“玛丽亚·文·赫廷”号拖网渔船旁迫降。当时的中立国荷兰拘留了他，后来放回。

从纯军事来看，这次攻击，除了侦察德国舰队之外，是一次失败。但事实上远非如此。首先，英国飞机突然出现在敌人主要的海军基地上空，大大超出了当时任何可能的空中攻击所能涉及的范围，使敌人惊恐万状。结果，德国不仅在库克斯港和威廉港，而且对所有易受攻击的军事设施，都加强了防空，这就牵制了大批部队和武器，否则，它们就可以部署到西线。

袭击库克斯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的实施本身。的确，它有不足之处，但它证实了航空部队可以和舰队一起作战。这次在1914年圣诞节进行的战斗，向人们指出了一种完全新的设想，27年以后，在袭击塔兰托、偷袭珍珠港等作战中，都证明了这种作战是具有摧毁性的，而航空母舰则成为世界主要海军国家的主力舰。一位美军历史学家就袭击库克斯港的意义说：“如果说哪一次战斗促使了航空母舰作战概念诞生的话……那么，这次袭击应该是有资格的……”

# 血的四月

1916年12月，罗贝尔·乔治·尼维尔任法军总司令。他一上任便计划对努瓦突出部的南北两翼发动攻击，由英军攻打索姆河以北，法军攻打索姆以南，吸引德军的注意力，然后由法军在兰斯和苏瓦松之间发动主攻，企图一举突破德军阵线，并将他们赶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

为实施尼维尔的进攻计划，牵制德军，英军于1917年1月9日开始在正面上发动辅助突击。为配合地面作战，皇家飞行队于4月4日、即发动地面战役前5天发动空中进攻，企图肃清天空，把德军逐出该战役地带，以便协约国的侦察机和炮兵校射飞机开展活动。为争夺制空权，英德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空战。英国在阿拉斯的进攻，最后取得有限的胜利，但与之相配合的空中战役，却伤亡惨重，因此英国皇家飞行队把1917年4月称为“血的四月”。

## 阵前遇敌

曼布里德·冯·里希特霍芬带领来自4个精锐飞行中队的20架德机，在阵地前的无人区上空作大范围爬升搜索。默塞德斯—160发动机沙哑的嘶鸣，划破了清冷的晨空。这是一些线型光顺的V型支撑信天翁D—I飞机。

初看起来，这些飞机的模样十分可怕。里德男爵的飞机是猩红色，其他飞机也是红色，但标志各不相同。奥尔门罗德尔的是白尾翼，谢菲尔的是黑尾翼和黑升降舵，里希特霍芬兄弟洛撒的飞机则是黄条纹。余机凭借日尔曼人的想象，也漆成了各种鲜明醒目的颜色。

机群下方是西线的一个前沿阵地，自从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以来，在这个阵地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激战。参差不齐的团团白烟告诉它们，敌军正在发射拦截炮弹。一连几周凶猛的炮击，将双方犬牙交错的堑壕炸得乱七八糟，鲜血将地面染成了深褐色。

这天早晨，战斗活动频繁。英国炮兵在整个前沿阵地进行炮击。炮火最集中的地段，为阿拉斯和维米岭。英法联军的飞机也赶来参战，用机炮扫射着德军阵地。

它们是马丁西德式、斯巴得式、布里斯托尔式、索普威思式、纽波特式、RE8式和FE2式。

谢菲尔首先发现了敌机。他指了指下面，长机朝下望去，一眼就看到了英国机群。英国机群是第57中队的FE2式和第3中队（海军）的索普威思骆驼式。里希特霍芬发出信号攻击英机，进行俯冲拦截。

飞行员们驾机俯冲，除了进行战斗之外，将一切置之脑后。可以肯定，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次攻击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空战模式。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飞行团和对手交锋。这是一支火力强大的飞行部队，任何敌机与之单独对垒都无法逃生。这一天，是1917年“血的四月”的最后一天。

## 四月

在4月，皇家飞行队发起空中进攻一开始就遇到了坏天气，阴雨、低云。仅在头五天的战斗中，英国至少损失了75架飞机，此外还发生了56起飞行事故，总计131架飞机坠毁。飞行员伤亡105人，其中19人阵亡，73人失踪，13人受伤。这时，德方占有很大的空中优势，英国的侦察机编队只有在大量使用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才敢升空。执行一次任务至少要12架飞机。象15架战斗机护送3架侦察机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仅6架轰炸机就要出动12架战斗机护航，6架双座机紧紧护卫，另6架单座机在轰炸机后上方伴飞。因此不得不削减轰炸机的出动。此外，盛行的西风很容易把英机吹到德国战线一侧，这就增大了皇家飞行队的伤亡。到月底，英国飞行员被击毙或失踪竟高达316人。皇家飞行队在欧洲大陆与德军作战的有50个飞行中队，这个损失，约占总兵力的1/3。

到了这时，机翼倾斜、尾翼呈卵形、机身形似鲨鱼的英国飞机，已被证实根本不是里希特霍芬信天翁飞机的对手。事实上，在里德男爵个人击落的80架飞机中，至少有50架是这种双座的“老母羊”。飞这种飞机的飞行员，大多被击落，或自坠身亡。如果英法联军投入更多的有两门机炮的SE5式或法国的纽波特式，德

国飞行员创下的大于4:1的胜率，将会大为减小。

1917年4月，皇家飞行队十八九岁年轻的飞行员们，虽然只有10来个小时的单独飞行经验，就被匆匆派往前线，去和在速度和火炮方面均占优势的德机作战。英国飞行员军源充足，RFC式、BE2式、FE2式和RE8式飞机的补充也源源不断。尽管联军在阿拉斯的血腥战斗中损失骇人听闻，英军统帅黑格仍要求皇家飞行队不遗余力，继续作战。因为这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飞机进行炮瞄侦察、轰炸和照像侦察。

德机在空战中占尽了上风，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要求是彻底夺取制空权。这就导致了一种全新的攻击编队——飞行团。飞行团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编成。由于配备的火力猛，它可以摧毁联军的任何对抗。在彻底夺取制空权后，它就扫射隐蔽的敌方防线，轰炸机场、设施和地面的飞机。

德军认为：采取这种战略，就可以完全打瘫联军的空中力量。因此，在4月30日，皇家飞行队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时候，从4个精锐飞行中队抽调的20架信天翁组成的空中打击部队，也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从杜埃机场起飞，来到了阿拉斯的上空。

## 大混战

在交手的几秒钟内，飞行团的40门斯潘道机枪一通猛揍，就击落了7架英机。保持密集队形的战术影响了交叉火力的发挥。德国机群笨拙地摇摇摆摆，有的甚至撞上了相邻的飞机。

英国飞行员看到德机飞来，都各自为战，单独发起了攻击。有3架FE2中弹，其中一架被洛撒·冯·里希特霍芬击中。索普威思式飞来，它们的刘易斯机枪喷吐着火蛇。德国机群狼狈前行，有的飞机失速，有的向下俯冲，逃出危险。

两架FE2失速，失控螺旋下坠。另一架驾驶员负伤，领航员阵亡，摇摇晃晃地飞过前沿阵地，向基地返航。

德国机群花了好几分钟才重新集合，编好队形。在杜埃东部，9架德机赶来参战，使飞行团的火力大为增强。里希特霍芬又继续率领飞行团进行巡逻。

里希特霍芬又发现了英国机群，计5架三翼机和6架布里斯托尔战斗机，英机正在侦察新战壕。他发出展开攻击的信号。

这一次，英国飞行员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机动。当德国飞行团向他们直扑过来时，布里斯托尔式当即散

开，并从各个方向向飞行团冲来，装在前面的机炮随之响个不停。

德国机群再次被冲散。英机和德机互相追逐，斗作一团，在空中或上下翻飞，或螺旋侧滚。战斗持续了几分钟。接着，第56中队的3架SE5式飞机赶来参加战斗。几秒钟后，一架德机在混战中象一片枯叶飘落，又一发炮弹击中它的尾翼，飞机失速，朝地面倒栽。一架SE5式失控下坠，拖着一团乌黑的浓烟。

暂短的遭遇战，使飞行团的整个理论受到了挑战。或许是德国飞行员对自己的处境知道得太清楚了，这本来就是一场“不成功便成仁”的游戏。空战之初，他们个个斗志旺盛，都有当里希特霍芬第二的野心。

然而，空战变成了古代的混战，是发生在空中的一场场单打独斗。

## 勇士毕晓普

在这关键时刻，加拿大英雄W·A·毕晓普少校赶到了战场。在他从英国飞行学校返回前线的53天里，他已经击落了22架敌机。他和他的银灰色纽波特式飞机，在西线很快有口皆碑，成为传奇式的英雄。

10时之前，毕晓普带领第60飞行中队的C飞行小队起飞。他挤进法国造纽波特式飞机的座舱，驾机高速爬升，在兰斯上空划了一个大弧后，在3000米高度拉平，然后朝既定的航向飞去。

现在，在前方下面的空中，他看到两架英国DH4式飞机在侦察德军的战壕。C小队中的一架飞机突然猛晃机翼，飞行员一个劲地朝下指点。毕晓普朝下瞧去，很快看到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4架红色信天翁正在冲向DH4式飞机。毕晓普当机立断，下令进攻。

每架飞机都瞄准了自己的目标，进行俯冲。毕晓普前推操纵杆，让飞机引擎油门大开。飞机小巧玲珑，反应快捷。机身陡直向下，超过了垂直位置。座舱内，他感到自己在下落，紧接着，头部撞上了挡风玻璃。当他开炮射击、随之拉动操纵杆时，敌机惊慌失措，朝它乱扫一气。纽波特式逐渐恢复到正确位置，改为平飞。

德国人不见了，和他一道巡逻的飞机也不见了。他飞快地瞥了一眼天空，驾机转向，确信没有德机咬上自己。然后，他驾机西飞，爬升。占取高度，这是空战的第一原则。

他上升到2440米高空。瞬时，在联军高炮阵地上空，他看到两架敌轰炸机。这是两个庞然大物，为大型三座哥特式轰炸机。它们刚刚起飞不久，准备前去轰炸伦敦。在西线前沿阵地，他还从未见过它们。他从后面

接敌，敌机就在自己的航线下方。当他接近目标时，他仿佛是要撞上两头巨兽。他后来回忆说，“那真象是一只蚊子在追逐黄蜂。”

敌机发现了他。一架哥特式慢慢转弯，向他瞄准。毕晓普转弯，飞到哥特式的下面。他转着圈，试图呆在德国飞行员的“盲区”。

突然，一通子弹朝他射来。另一架哥特式朝它进行小角度俯冲，3门机关枪连连开火。毕晓普朝下俯冲，让庞大的敌机从头顶飞过。接着，在第一架哥特式的机身下方，他拉起机头，开炮射击。

他的机关炮被堵住了，根本来不及排除故障。他翻着筋斗脱离危险，接着侧滚，拉平飞走。他气得用手掌敲打着机关炮，随后拉脱险装置，脱险装置一动未动。

别无选择了。他驾机西飞，朝基地返航。他脱离了飞行小队。返航途中，他一路诅咒着，让那两架哥特式逃掉了。

机械师只用几分钟就固定好了被叫做“尼科德小玩意”的脱险装置。11时整，毕晓普重返蓝天，位置在兰斯以南。

8分钟后，他发现了3架双座德机，距离大约3200米，位置稍低。敌机象是在为德国炮兵指引目标。他瞄准了最近的一架敌机，果断开炮射击。可是，由于开炮过早，敌机发觉了他。3架飞机转弯，一边开炮，一边向他扑来。他处在3挺斯潘道机枪的交叉火力之中。

真是鬼使神差，他竟然从敌机射来的暴风雨般的密束弹幕中逃了出来。他驾机反航向转弯，见3架双座德机已经转向，正尾随而来。

他当即发现，德机已布下圈套，在等他落网。5架猩红色的信天翁Ⅲ式飞机由里希特霍芬率领，正准备朝他蜂拥扑来。他急转弯，侧滚，拉平，又半滚倒转，加大油门升高。

毕晓普暗笑自己险些中了双座德机的诡计。他继续爬升直到在德机上方占取了位置。接着，他驾机俯冲，拦截敌机，在最后一刹那开炮射击。

信天翁的飞行员等着他穿插队列，这样就可以逮住他。但是，他刚刚到达敌机的飞行高度，又拉起纽波特式的机头，作急跃升，飞出了距离。他如此连续三次，使德机根本无隙可趁，开炮回击。德机随机应变，散开队列，甩掉了毕晓普。

毕晓普飞到更高的位置，希望重新找到那两架哥特式飞机。但是，再也不见德机身影。11时15分，在兰斯以南2400米的空中，他发现两架哈尔伯斯德式正在侦察炮兵阵地。他驾机转向，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弧，截住了德机。

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朝最近的一架德机俯冲，连射了20发炮弹。德机几乎同时开火，子弹打穿了纽波特式的支柱。第二架哈尔伯斯德式转向，迎面直冲而来。毕晓普从德机上方一掠而过，随之作急转弯。他看到第一架德机歪向一侧，机头向上，正不住旋转。



毕晓普转而攻击第二架德机，德机俯冲逃跑。毕晓普紧追猛打，直到打光了子弹。德机继续向东俯冲，落荒而逃。

毕晓普改为平飞，看到第一架哈尔伯斯德滚动下落，瞬间坠毁在地面上。烈焰中，飞机碎片乱飞。他驾机向南飞行，迅速为前机炮重新装填炮弹，作好了再次战斗的准备。

11时25分，它飞到蒙奇以东，高度1800米。他看到5架里希特霍芬战斗机在追逐两架BE2式飞机。他当即冲上前去，朝德机进行长时间射击，一连发射了20余发炮弹，结果一无所获。

5分钟后，飞机飞临万库尔特以东，高度1500米。他又发现两架哈尔伯斯德式在侦察炮兵阵地。他当机立断，朝迎面扑来的敌长机发动攻击。

敌我双方飞速接近，累计时速超过320公里，双方彼此开炮射击。德机的子弹打穿了纽波特式的支柱，离毕晓普不到1米。毕晓普射出的子弹打中了德机的发动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双方彼此脱离，哈尔伯斯德式大角度俯冲，毕晓普的飞机从德机上方一闪而过。

在转向改为平飞之后，毕晓普看到了德机。距离已经相当远了，德机在下滑，显然没有失去控制。没有坠机窜起浓烟的迹象。在毕晓普与之交锋的将近100多位对手中，这次几乎是“贴身擦过”，是彼此算得最近的一次。他不知道那位德国飞行员的感觉如何。他转向西飞，他的飞机弹药已所存无几。他自己也饥肠辘辘，饿慌了。

他又进行了两次小战斗，尔后才完全脱身，返回

基地吃午饭。

## 尾 声

下午，联军的飞机密密麻麻地飞临埃皮诺机场。除了德国高炮群外，没有遇到德机拦截。在洛津格汉姆，德国轰炸机遭到海军战斗机的追逐。12架信天翁在向两架RE8式飞机发起攻击时，被海军战斗机击落了其中5架。德国飞行员全都弃机跳伞。

白天的空战胜负难分。但是，皇家飞行队向德国人表明，飞行团的理论值得怀疑。

“血的四月”是一个转折点。在5—6月，有757架英国飞机到达法国，格局随之发生了变化。6月，英国人的损失降到61架，德国人的损失升至73架。上半年，英法联军声称总计摧毁了1401架德机和52个风筝式气球。而德方声称，击落的飞机数为955架，风筝式气球为45个。

尽管有4月30日的教训，德国最高统帅部依然坚持用飞行团进行作战。飞行团仍由曼弗里德·冯·里希特霍芬率领。可是，由于大编队行动缺乏经验，结果再次遭到失败。战斗机支援轰炸机的设想，与实际结果差距甚大。毫无疑问，护航是重要的，但战斗机到底应该如何掩护轰炸机群呢？1917年阿拉斯上空的经验丰富了德国空军的战略。23年后，当由亨克尔式和道尼尔式组成的大规模轰炸机群飞临英伦上空时，它们就象是躲在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蜂箱”里一般。

# 日寇“王牌”的殒落

抗日战争开始，日寇妄图以其优势的航空队一举歼灭中国空军，配合其征服中国的迷梦。我爱国空军在劣势条件下，给日寇迎头痛击，不少日本“王牌”飞行员殒命异土：“驱逐之王”三轮宽战死于太原；朝田平良、南卿茂章粉身南昌；金子隆在“2·18空战”中尸埋异国；著名的创远程飞行世界记录的腾田雄藏兰州毙命，座机“天皇”号被我缴获；“轰炸之王”奥田喜久司坠落到川西山头……本文介绍其中几次战例。

## “驱逐之王”殒命

1937年9月21日，正是中秋佳节，日本陆军航空队驻华北基地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的“川崎—95”战斗机15架，掩护“三菱—93”双发轻轰炸机9架经大同向太原侵进。下午2时30分，中国空军三大队28中队队长陈其光率领4架“霍克—Ⅱ”起飞拦截，另外还有航校临时编队的3架“霍克—Ⅱ”也参加警戒。3时正，敌机编队以2千米高度飞临离太原30余公里空域时，我机队正向南方空域作急转弯爬升，即与敌机遭遇。这时，我机企图先避开敌“95”，集中力量攻击“93”轰炸机。不料敌“95”机6架猛扑过来纠缠我机以解“93”之围，其余则在高空盘旋监视，双方飞机便发生混战，逐尾互追、上下翻腾，一时间机声、枪声响遍太原上空，打得难分难解。敌领队机见势不妙，便示意另外两架“95”冲下来参战，一场恶斗从3000米打到离地1000米，我战士愈战愈勇，激战30分钟后，敌机一架因伤退出战场，我雷炎均的飞机机枪发生故障不能作战亦随之迫降，其他3机也因伤退出了，剩下陈、苏、梁3机对

付3倍于我的日机。正在这时，突然一架“95”加入战圈，纠缠着陈其光飞机不放。其余敌机则集中围攻苏、梁两机，在力量悬殊之下，苏永祥、梁定苑为民族生存之战付出了青春，血洒长空了。

按理，剩下来的敌机群应该来包围陈其光了，但料想不到，他们除留下两架在外围监视外，其余均飞离战场。于是太原上空只剩下“95”与“霍克—Ⅱ”对垒了。论速度，前者比后者稍快，但均属有其转弯灵敏特点的双翼机。“95”装有两挺7.7毫米机枪，而“霍克—Ⅱ”也装有两挺7.5毫米的机枪，火力相当，这就全凭个人的作战技术了。陈其光经过多次空战，已得到一些作战经验，但对方确是一个狡猾多端的对手，这场单机拼搏就成为一场势均力敌的空战。相互追逐中，敌机的飞行技术确实高明，怎样也不容易咬住它的尾巴，数不清多少个回合了，还不分胜负。这时，陈其光心想，这样纠缠下去不是个办法，敌人一共有14架飞机，自己终归会被击落的，不如干脆来个对碰，乐得个痛快。正当快被敌机从后方咬着尾巴时，他急速推满油门，猛拉操纵杆，突然来个“英格曼”动作，脱离被射击的死角，然后又来一个燕子翻身调头冲下，正好对准“95”冲过去，“95”也有一手，及时来个侧滑回避，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两秒钟内，不等陈再思考了，他咬住牙根，按动枪纽，两串黄色的火焰，射中“95”的发动机。敌机稍事挣扎后便带着烈火冒烟坠落了。

这时，在外监视的两架“95”猛然扑来，陈又以1:2之数继续进行厮杀，又从1000米一直追赶到地面300米低空，这时，陈已战至精疲力尽，同时左臂和肩部均中弹受伤，全身麻

木，由于高度太低也不能跳伞，在神志尚能清醒时，迫降于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的体育场，飞机全毁，幸未着火。这时穷凶极恶的敌机仍跟踪射击，幸得防空部队的高射机枪向敌开火，致使敌机被迫离去。迫降后，由该校教师把他拖出座舱，血肉模糊，已不省人事了，即送山西省医院抢救，7天后由飞机送湖南长沙湘雅医院继续治疗，伤愈后改任飞行教官，后离军职在中央航空公司任驾驶员，其后侨居加拿大。

陈其光是美国归侨，毕业于广东航校3期，其弟陈其伟亦毕业于该校7期，1938年6月参加粤北空战中，击落敌机两架后壮烈牺牲。

至于被击落的那架“95”战斗机，坠落于太原近郊的大孟地方，飞行员头部受伤，无法抢救而毙命，其身旁发现有佩刀一把，衣内有“三轮宽”印章一枚，原来就是日本吹嘘的陆军航空队第十六联队的第一大队长三轮宽少佐，被称为“驱逐之王”。他是东京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航校9期，20年代末期曾任我东北航空队航校教官，是一个老资格的飞行员，以飞行特技优良及射击准确称誉，自命不凡。想不到他的残躯被埋葬异国黄土。

## 归德遭遇战

1938年1月底，日寇陆军十六联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长加腾建夫，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竟在我西安上空投下一个通讯皮袋，内藏战书一封：

“中国空军战斗员：

勇敢之中国空军战斗员，其奋勇精神，吾人深表敬意。吾人欢迎中国空军战斗员来我机场上空决一胜负。

日本战斗队 加腾大尉”

接战书后，我空军也不甘示弱，在兖州机场上空还他一封应战书：

“日本空军战斗员：

前日接到贵队之战书，欲与本军决一胜

负，本队甚为欢迎，吾人也准备领教……

中国空军战斗队”

不久，就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归德空战”，加腾以下几名干将及一些走卒相逐毙命，该队溃不成军，“大和武士”长埋白骨于异国。

根据一个被俘的日飞行员的杂记中描述：“加腾大尉对我很严厉，他有一副古铜色充满了紧张肌肉的面孔，眼睛小而锐，一副倔强的样子……”可知他是一个阴险而又是一个标准“武士道”的家伙，据说曾击落8架飞机。

3月18日第三大队队长吴汝鑾率领七、八两中队部分“伊—152”战斗机12架，沿津浦路轰炸扫射敌人的火车站、军火转运站、车队结合场等设施（伊—152可携带2枚50公斤或4枚25公斤的各种炸弹），胜利回航时击落了敌轰炸机及侦察机各一架，坠落于徐州西北。

3月下旬，台儿庄展开大规模争夺战，我机队也连日分头出动助战，20日吴大队长又率领“伊—152”14架由湖南孝感移驻河南商丘，25日天刚拂晓就结队起飞，在晨曦中到达台儿庄上空，我机队轮流担任上空警戒，分梯队俯冲轰炸扫射敌阵，这一来大大鼓舞地面部队的斗志。在执行任务中未遇敌机，当结队回航接近归德上空时，狡猾的敌第二大队分别以“中岛—97”和“川崎—95”战斗机早在6点从兖州机场起飞，伺机偷袭。这时垂远的天边出现很多黑点，象一群红头苍蝇朝我机队扑来，我机队立即改变队形，分成三层应战。刹时间，一场空中搏斗便展开了，据当时参战飞行员韦鼎烈回忆录中描述：“……这一次对手是日本侵华的强悍部队——加腾联队，我最前面是最低层的吴大队长率领的机群，首先遭遇敌机，立即卷入战斗，当第二、三机群正拟支援吴大队长的战斗时，又出现敌人两机群于上方，有如飞蛾扑火迅速向我们扑来。三大队飞机虽还存有一部分回航汽油及子弹，但于激战之时，已无法顾及油量和弹药的使用，故至最后拼战结果，几乎全部飞机都是油尽弹绝，被迫落于河南平原，当日计击落敌‘95’和‘97’飞机7架，伤3架，加腾队之宝川原太尉，就是这一仗被

我三大队击落的”。从韦的回忆片断，可回想到当时空战的剧烈。是役就是韦本人击落川原大尉的，川原被击落后，他随即又被两架敌机围攻，座机也被击中起火，他不得不放弃那架心爱的“5860”号机带伤跳伞，降落伞打开后，又遭敌机射击，他心生一智，突装成垂死之状，幸未遭难。

又据小林记述：“夜间，加腾部队长挑灯独坐，热泪直流，他最心爱的依仗的右臂——川原大尉战死了，还有腾山少尉和多数战友都战死了，轰动一时的加腾部队仅存过去的虚荣，归德的上空仍然是敌军的……，台儿庄的陆军仍然被敌包围，新川少佐用含怒的目光，望着垂头不语的加腾，加腾勉强安慰他说：‘那不过是偶然，支那航空队胆敢再来，就打他个全军覆没，加腾部队的光荣，仍将永垂史册……’真的，过不了几天，4月10日的再次遭遇战中，他的话果真兑现了，加腾建夫的“大名”真的“永垂史册”了。

4月10日上午10时45分，我三大队配合友军出动“伊—152”机群由归德出发轰炸枣庄日军。12时20分，任务完毕回航至虞城上空时，遇上敌“中岛—97”9架，“川崎—95”8架的截击，此时我机正以3000米高度分三层编队飞行。快接触时，敌机群迅速爬升企图占领有利的攻击高度。此时我机在大队长示意下亦紧急爬升至5000米，刹时间敌我正面接触了，我机群立即冲下来，各寻对手，顿时群鹰乱舞，上下翻腾，几十架飞机混战一团，遮蔽了半个天空，一时飞机俯冲的呼啸声，嗒嗒的机枪声，响彻蓝天，随便便出现一条条火龙，有的轰隆一声坠地身毁，有的拖着一条黑色尾巴翻转远去，划空而过，拼命挣扎，消失于天际之间。这是豫北上空的一场罕有的空战，杀得天昏地黑，山河撼动，混战中只见一架机身上有一红带标志，尾部有一红色“力”字代号的“95”机，夹着火红的尾巴翻滚几下便朝大地坠落了。原来这就是号称击落我机8架（其座机旁有8架飞机的记录标志）纪录的加腾座机，我空军至少为那8位牺牲的战友复仇了。事后统

计，这场空战共击落敌机5架，虽然在这两场空战中我方也损失了几架飞机和6位战友壮烈牺牲，3名受伤，但也足以给日寇胆战心惊的严重教训，中国空军不可辱！

## “轰炸之王”陈尸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敌人便以汉口等为基地，开始对重庆、成都等后方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企图打击我国人民抗战斗志，扑灭我空军剩余力量。确实，经过两年作战，我空军得不到及时补充飞机，只能伺机以少量飞机与日寇的大机群拼搏，陷于苦战。但仍不时给日寇以有力的回击。

1939年1月4日晨，据报日海军航空队的54架“三菱—96—22”型轰炸机分两批起飞向川西侵入，驻成都基地的三大队29中队队长邓从凯当即率领全部9架新接收的“伊—153”型战斗机配合友机升空拦截（伊—153是伊15的最后型，可收放起落架，海鸥型机翼，装有1000马力发动机，最大速度每小时440公里）。

当时日机还未用战斗机护航，而是使三个9机为中队编成一个密集的纵队队型，组成一个密集有力的火网自卫（96—22型机身上方装有一门旋转的20毫米机枪，两侧各有一挺活动的7.7毫米机枪），当第一批27架侵入成都附近新繁县上空时，我英勇机群就冒着敌人发射的几十条火舌冲入敌群中猛烈攻击，经过多次冲击，敌机3架便冒出浓烟，我机毫不放松，继续追击，至简阳上空时，其中一架带着黑烟首先坠落，经我再次反复打击，越过简阳后，又坠毁一架，其余敌机胡乱投弹后逃遁。

约过19分钟后，第二编队的27架敌机，在凤凰山、太平寺机场投弹后，企图向东南方向逃遁。我机群立即作第二次总攻。这时正在重山峻岭的中兴场一带上空遭遇，我机队冒着敌机射击炮火连续追击，又有几架敌机冒出白烟了。大好时机，哪能轻易放过，敌机队形开始有点散乱了。中队长邓从凯驾驶着“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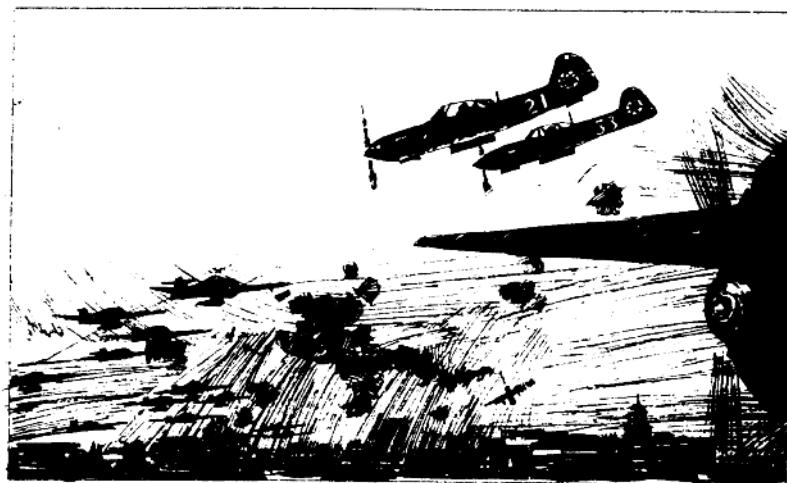
153”直冲敌领机后上方，再加一把火，其余友机也从下方向敌机射击。敌机慌忙逃跑时，其总领队机就在邓的短距离射击中突然着火，摇摆几下就一命呜呼了。是役我共击落敌轰炸机3架，这场空中追击战进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机亦损失3架，牺牲3人，伤2人。当机队归航后，发现没有邓从凯和另外两个战友，大家心情无比沉重。事后在简阳仁寿之间，发现两架飞机残骸，那架被邓击落的“96”机的机舱内，从驾驶员身上搜出一把刻有日本天皇所赐上面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衣袋内搜出一枚刻有“奥田大佐”的印章。原来他就是被称之为“轰炸之王”的日寇驻华中海军航空队的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死时年仅41岁，但已经沾满中国老百姓不少鲜血了。他于大正三年任少尉候补生，次年升任少尉，昭和12年(1937)升任大佐，1939年调来中国当炮灰。此役被击毙的还有分队领队的细川直三郎大尉、森千代次大尉及其他16名陪葬者。其中查明森千代次曾多次参加空袭我南京、兰州等地，与1938年7月18日南昌空战中被击毙的亦被称为驱逐机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大尉齐名。

在奥田的残机附近又找到邓从凯的座机，

从坠机座舱中找出邓从凯的遗体，“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为国捐躯了。

邓从凯毕业于广东航校7期，抗战初期任三大队二十九中队队员，同年8月27日“三菱96-11”型轰炸机初袭广州，即与其战友黄肇濂将敌机追至虎门上空由邓首开纪录击落一架“96”，黄随即亦击落一架(黄肇濂于1948年起义参加人民空军，是一位卓越的试飞员，我国设计的“初教-6”是他任主要试飞员的)。随后邓转战南北，参加过广州、曲江、南雄、汉口、梁山、重庆、成都等多场空战，他善于使用从下方向上攻击及短距离射击的战术，直至殉职时个人先后创造击落敌机6架的纪录。

就在邓殉职前夕，他与黄肇濂在成都冠生园吃饭。闲谈中邓因腿伤不能参战闷闷不乐，他说：“近来不如意的事太多，不过我有决心把敌机击落的”。他还说明天如有情况非战不可，如打不下敌机也要把它撞下来。黄安慰他说：“凭您的多次空战经验，总是可以如愿的。”想不到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共聚，第二天就成为“天上人间”之分了。事隔多年，黄肇濂忆谈此事仍然深感痛伤。



# 克里特岛之战

## 一

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是爱琴海上诸多岛屿之冠，是爱琴海的门户，也是西欧到中东的海上必经之地，更是英国防守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阵地。因此，该岛在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飞机的长足发展，这种战略上的重要性有增无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该岛更是明显地对地中海东西之间的海上通道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倘若它被控制在一个拥有十分强大的海、空军的强国手中，情况更是这样。因此，英军首批部队抢先于 1940 年 10 月 29 日在该岛登陆。

克里特岛面积约有 8000 多平方公里，人口大约为 44.5 万人。岛上山脉绵亘，其主要山峰在海拔 2000 米以上。沿岛的北岸仅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从海上可以观察到公路的大部分路段，其他地区仅有供驮载和人行的小路，不便于机动兵力。克里特岛的初夏常常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1941 年的 4 月至 5 月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天气。

该岛的马拉马、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各有一个机场。在英军占领的初期，克里特岛只是作为英国皇家海、空军的运输基地使用，少量的陆军部队仅仅担负守备和防空警戒任务。

德国夺取克里特岛的目的是：控制地中海东部，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角，保护其盟国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石油基地免遭英国航空兵的袭击，并以该岛作为入侵中东各国的前进基地。

德国的入侵企图蓄谋已久。早在进攻南斯

拉夫和希腊的同时，德军就根据英、德双方的军事实力和该岛的军事地理情况，拟制了使用空降兵夺取该岛的作战计划，德空军航空兵第十一军军长斯图登特将拟定计划呈报空军第四军团司令亚历山大·洛尔上将、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元首希特勒审批。1941 年 4 月 25 日，希特勒下达第 28 号命令，其代号为“水星”。

“水星”作战是首次以德国空军为主，陆、海、空三军相互配合的作战。作战任务主要由洛尔上将指挥的空军第四军团承担，其编成内有：航空兵第八军和第十一军。空降司令部设在距克里特岛 300 余公里外的雅典。

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是：由德空军航空兵第十一军所属之伞兵第七师（辖伞兵第一、第二、第三团）、伞兵突击团及山地步兵第五师组成三个集群，分别在克里特岛的四个地域空降。萨斯曼上将负责统一的空降作战指挥，并亲自指挥中央集群——伞兵第二团（欠第二营）和伞兵第三团，突击苏达港和雷西姆农；迈恩德尔上校指挥西方集群——伞兵突击团，进攻马拉马；布劳尔上校指挥东方集群——伞兵第一团和伞兵第二团之第二营，夺取伊腊克林。山地步兵第五师作为战役预备队，准备机降或海运登陆，实施增援。以军长冯·里希特霍芬将军指挥的航空兵第八军负责空中火力保障和掩护。以舒斯特尔上将为司令的德海军东南舰队负责海上支援作战任务。由空军第四军团的 600 架容克—52 运输机和 100 架滑翔机担负空中输送任务。

空降出发场为希腊南部以及基西拉岛、米洛斯岛和安迪基提腊岛等处的机场，分别距离克里特岛北岸大约 100—200 余公里。

由于飞机数量不够，空降计划分两批进

行：第一批为伞兵突击团和伞兵第三团，首先突击马拉马和苏达港。待飞机返回后立即载送第二批部队——伞兵第一团和第二团，突击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

自4月25日起，德军各部队按计划分头开始进行具体准备工作：首先，德军与意大利军队一起，在北非发动新的攻势行动，以防止英军从埃及抽调预备队；空降部队频繁地进行夜间空降演习，航空兵部队对克里特岛的所有机场和防御工事实施连续多日的火力突击。德军伞兵身着短裤和汗衫，顶着炎热而干燥的天气，紧张地整理装备和伪装服。

## 二

1941年4月下旬，法西斯德国一举攻占了希腊。英国首相丘吉尔为确保英国在中东、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提醒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根据情报，我们清楚地看出，德军部队将很快对克里特岛进行一次

猛烈的空降突击。”因此，丘吉尔首相指令中东英军会同希腊军队，迅速在克里特岛组织防御，以坚守该岛。守备英军总兵力约4万多人，计有一个师又一个旅、二个团，约占总数的 $\frac{3}{4}$ 为英军，其余 $\frac{1}{4}$ 为新西兰、希腊、澳大利亚等国军队。

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任命新西兰师师长弗赖伯格少将为守岛部队总指挥。弗赖伯格少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25岁时任营长、26岁时任旅长，是一员颇具资历的老将。前些日子，盟军在希腊作战时，弗赖伯格面对极其强大的德国陆、空军部队，从容不迫地指挥新西兰部队有秩序地撤出希腊，韦维尔将军因此断言，如果说，有人能够把克里特岛上混乱的各国部队捏到一块，形成有力的拳头，这个人只能是弗赖伯格将军。

4月29日，弗赖伯格接到英国陆军部电报指示，称德军准备同时向克里特岛实施空降和海上登陆，同时出动大批空降兵夺取港口和各个机场。因此，他决心以苏达港和岛上的三个



机场为防御重点，并以此为基础，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其具体部署是：

马拉马至苏达港一线，由普迪克准将指挥的新西兰第五旅、4个炮兵营和希腊军的3个步兵营实施防御，第四旅作为预备队。

苏达港地区，由韦维顿少将指挥的2000名海军陆战队、澳军一个营和一个反坦克分队负责防御，英军一个步兵营作为预备队。

雷西姆农地区，由瓦齐准将指挥的澳军步兵第十九旅的两个营、希腊军四个营和克里特岛的一个警察营实施防御，以其一半兵力守卫机场。

伊腊克林地区，由查佩尔准将指挥的新西兰步兵第十四旅的3个营、澳军1个营、希腊军3个营和英军1个炮兵团负责防御，轻骑兵第三团的6辆轻型坦克作为预备队使用。

另外，由3个轻型高射炮连和2个重型高射炮连担任对空防御。

由于英军的守岛部队多数是刚刚从希腊前线撤退回来的，虽然其中有些部队属于当时盟军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由于士气受到严重挫伤，加上各种技术装备严重不足，尤其是缺乏各式重武器、无线电通信器材和交通工具，各级指挥官普遍流露出厌战和恐惧情绪。

再者，在过去6个月时间内，克里特岛连续更换了六任司令官，他们都把该岛当作一个临时性的中转站，因而从未制定过明确的作战计划和落实任何必要的战备措施，弗赖伯格查明了这些情况后，心中也十分清楚，如果真正爆发战事，取胜的希望甚微。

英军估计，5月17日至18日为德军最可能实施空降登陆的日子。这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以卓有成效的英军情报部门获悉的德军的作战意图为基础的。如：4月26日，英军情报部通报，德军将对克里特岛实施空降登陆。5月6日，情报部门又掌握了此次空降作战的主要细节，其中包括可能发起突击的日期。这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比较准确地提前获得敌方的作战意图。

基于上述情报，弗赖伯格将军对岛上英军

的应变能力再次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抓紧时间调整了防御部署；充分利用复杂地形地物，加紧构筑各种工事和加固各个支撑点；在被认为可能伞降的地域内的橄榄林里埋伏了狙击手；设置了若干用以欺骗敌人的假阵地，使德军侦察部队满有把握认为已经发现的防御阵地，直到交战后才弄清楚原来是英军用木头“炮”伪装的假阵地，而真正能够发扬火力的阵地却在别处；并向所属部队指明了战争的可能进程。

5月16日，英军于克里特岛上空击落一架德军侦察机，并俘获了飞行员。据德军飞行员供称：德军将在48小时内对该岛实施作战行动。此时，英军也从空中侦察发现，希腊南部地区集结了大量的德军空降部队。守岛英军从5月17日起，全面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 三

5月20日凌晨2时，德军空降兵引导小组飞往克里特岛先行着陆，任务是用发光信号显示空降地域。

凌晨4时，黎明的曙光开始驱走了茫茫的夜暗。德军第一批运送空降部队的运输机和滑翔机开始起飞，升空后，马上以12架飞机编为一队，飞往马拉马地区。

7时，广阔的海面倒映出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运载德军伞兵突击团第二营、第四营的飞机来到了马拉马机场上空，在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掩护下，运输机以时速185公里、高度120米对准目标，实施伞降。顿时，一个个、一堆堆、一片片的德军伞兵摇摇摆摆，乘风徐徐下降。守岛英军不放过这个有利时机，以高射火力和步、机枪火力层层拦阻，力争歼敌于立足未稳之际。德军伞兵则在缓慢降落的过程中，以手枪进行还击。紧接着，便是着陆后的单兵格斗，双方士兵扭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乱态势。

运载伞兵突击团第一营和第三营的滑翔机解缆后，第一营多数降落在塔威拉尼蒂斯河河床里，少数机被摔毁；第三营沿着机场东面大